

闲不住的母亲

张小艳

我们家乡有句夸奖勤快人的俗语：放下钯耙弄扫帚，意思是说勤快人整日里就知道一刻不停地干活，我母亲就是这种人，每天从早到晚，总是想法设法搜寻着干这干那，就是看电视时也要捎带着做点针线活。

在长年累月耗心耗力的劳作中，母亲原本白净纤细的手变得黝黑粗糙，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也出现了根根白发，一张粉嫩白皙的脸也变得毫无光泽，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睛也越来越浑浊不清。每次看着母亲日渐衰老的模样，我心里总会升起阵阵酸楚的感觉，几十年来，母亲为了我们姊妹几个，干再苦再累的活也心甘情愿，而在自己身上却从不舍不得多花一分钱。

母亲是从苦日子中走过来的人，在过去艰苦的生活中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习



惯，即便现在生活条件比以往提高了好多倍，依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。每次回娘家时，从未见母亲清闲地坐着喝茶或躺着睡觉，她手里不是纳着鞋垫就是织着毛衣、钩着各种各样的毛线。母亲从不舍得扔旧衣服，她把它们裁剪后缝成了若干双大小不一的鞋垫，上面用不同颜色的线绣上形状各异的图案，有鸳鸯戏水，龙凤呈祥，一生平安等。垫着母亲千针万线缝制出的鞋垫，不但脚底棉柔舒适心里更是倍加温暖，因为那鞋垫里浸透的是母亲对我们无比深爱的心，那每一针每一线都是用母亲的爱缝出来的。母亲还把旧毛衣毛裤拆掉给我们姊妹几家钩了好多个桌椅套、沙发垫、杯套等，经母亲巧手一加工，这些废弃的衣服不但利用了起来，还做成了美观大方的手工品，邻居们来家里串门看见这些手工品时，除了赞叹母亲手艺的精湛，还会向她请教如何做这些手工品，在母亲的细心指导下，周边好多邻居没事时也做起了手工活，他们跟着母亲都开心地过起了勤俭持家的生活。

为了让我们吃上健康蔬菜，每到春耕季节，母亲都会去原先住过的旧宅子翻耕她的菜园子。种菜是份非常辛苦的工作，要想

收获丰硕的果实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，翻地、播种、浇水、施肥、拔草、锄地样样工序都必须做到位。看着母亲每年在田地里辛苦地操持着，我们姊妹们心里都不是滋味，每个人不知劝过她多少回别再种菜了，可母亲从来不听我们的劝告，还很不甘心地说：“妈现在才60多岁，身体这么硬朗坐着干啥？人不能闲着，越闲着越不健康，妈辛苦点，既锻炼了身体又能让全家人吃上健康蔬菜，这不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吗？”劝阻不了母亲，我们也只能抽时间帮她干点活减轻她的劳累。在母亲不辞辛苦的劳作下，多少年来，我们全家人一年四季都吃着无公害的健康蔬菜，我们知道，这都是用母亲的汗水和心血种出来的蔬菜。

母亲是位对孩子们过分体贴入微、倍加呵护的人。每逢过节，她都会提前买回各种原料，亲手做好各种食物，春节的饺子、烧肉、丸子、过油肉、花馍，端午的粽子，中秋节的月饼，腊八节的粥，一年中各个节日吃的食物她都要精心给每个儿女家备上一份。

母亲就是这样一位时刻闲不住的人，她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和爱都用在了孩子们身上，在母亲心里，时刻想着的就是如何让孩子们吃好穿好，天天过上温

夏天，我想那场雪

周永胜

面对赞美
花团锦簇无以回报
夏天的愧色
常常用靓丽的外衣遮盖
承诺，在这个季节
再次失言

我怀念那个冬天那场雪
那场拍打着伤痛
那场呵护着疲惫
那场洗涤着心扉
那场救赎着远方
那场把整个世界安慰的雪
哦，那场犹如母亲眼泪的雪
那场温暖如春的雪
那场斩钉截铁的雪
那场永不言败的雪
那场孤独而浓烈的雪
那个冬天
我轻轻种下一粒童贞
圣洁的土地
没有谎言
惟有手拉手的向前

(作者单位:西曲煤矿选煤厂)

暖幸福的生活。母亲，几十年来，你为我们付出了太多的心血和爱，今后，我们将加倍孝顺您，陪您过一个幸福安康的晚年！

(作者单位:西铭矿)

活地

皇甫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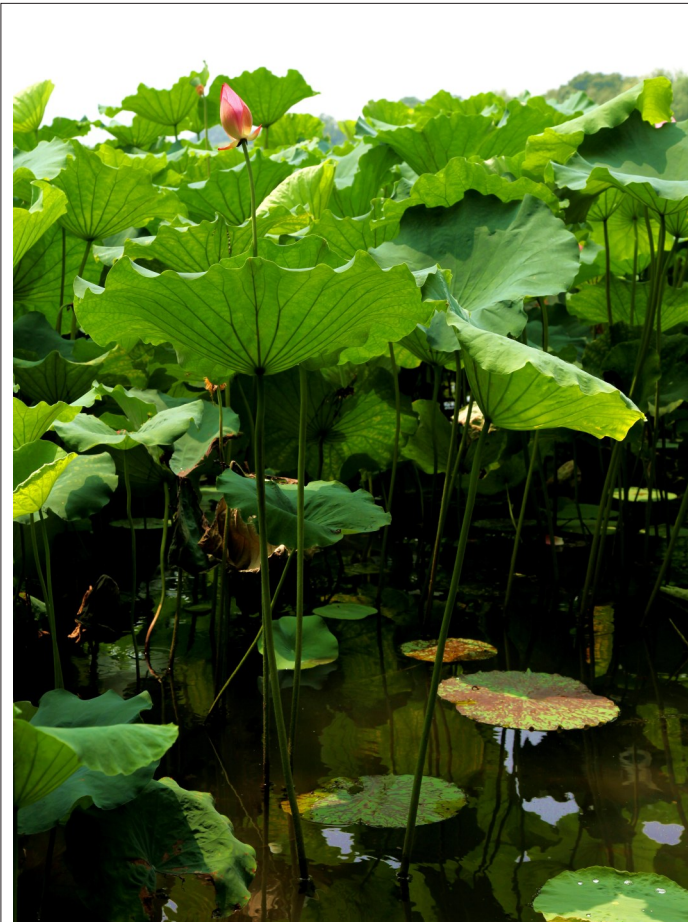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，就知道了老薛的大名。

老薛出生于1932年5月4日，定襄史家岗人，1950年1月来到煤矿，刚开始给矿上打临工，装煤、和泥、垒砖，两个月后上了班，那年18周岁。当时的小薛在2号井当搬运工，赶牛。

刚刚解放那会儿，2号井有20多条牛，他是赶牛工，用的是木头车，从坑下往上拉煤。一车能装0.7吨。那运输轨道550公分，一个牛拉5个矿车，空车上坡，重车下坡。下坡时一脚蹬住牛屁股，一脚踩着矿车，牛跑，20分钟一趟，一天下来腿老是肿的，挺累。绞车5分钟过一钩，一个巷道4个牛，否则供不上。当时挣工资每工8.4斤小米，一个月可以挣25元多点，不到30元。那时候工人没有轮休，一个班8个小时，实打实的8个小时。那时候巷道距离近，干到点就走。那时候没有劳动保护用品，工作服、柳壳帽、毛巾、手套、雨靴什么也没有，倒是有洗澡的地方，人们住在土沟的土窑洞里。里边盘的土炕，几个人挤在一起，有炭烧，每月给发四五百斤炭票，吃饭自

己做。吃的是玉米面、高粱面。百分之九十的人就是在过年时吃顿饺子，肉一斤六七毛也吃不起，哪有油。56年工资改革，实行了八级制，老薛是搬运组长，5级工，78元。采煤最低4级，最高8级。牛车一直拉到58年。

老薛是52年结的婚，老婆是老家的，比他小3岁。后来他们有了5男一女6个孩子。1962年，老薛到了矿上的运输区，在二盘区当运搬队长，64年在采煤4队当队长。文化大革命时，造反派夺了权，让下坑劳动改造。老薛当过开拓区的区长，新采区的区长，还在矿上的生产科、劳动大队、矿调度等单位都干过。所以，对坑下的巷道了如指掌。再加上他的记忆力特好，就有了官地矿“活地图”之称。老薛还是个闲不住的人，当采煤区长时下了井什么也干，一次放顶回柱子让给埋了，众人把他刨出来；一次放车跑了野车把他撞倒，矿车从腿上碾过去，好在没有事，他说自己经历过几十次事故，但命大得很，他还说自己虽然没文化，但脑子不笨，综采、普采、安装，一看就会。坑下那条巷道有啥，他都知道。坑下烧了电机，调度让下电机，他说不能用，型号不对。老薛1992年6月30号退的休，退休时工资230元。退休两年后，相濡以沫的妻子离他而去。2013年7月20日下午4点我去他在官地12楼一层的家中(此楼是66年修的)，他告诉我他每月的工资是3100元。老薛在坑下受过伤，那是在2号井赶牛时过风门让风门把腿给挤断了，歇了半年。老薛是矿上的大户人家，6个孩子，加上他们夫妻两个，全家8口人。老薛是63年升的8级工，工资94.5元。每月买一次粮，一买就是200多斤。老薛说他不愿意当干部，干部每月的口粮标准是28斤，而一线工人是59斤。八十年代，矿长讲话时就说，老薛家



荷叶连连

摄影:李晓鹏(公用事业分公司)

太阳石



是万元户。老薛说，咱们就是受苦人，不吃苦用咱干甚？凭咱的甚？能写还是会说会溜？人家8点走你6点去，早下(坑)晚上(升坑)，碰上国家的就带上(捡废铁)。有的人就不愿意同他相跟，怕拿东西。只要有有用，口袋里，道钉、螺丝、矿车肖。口袋装不下了，用柳壳帽端。

老薛说，就这么回事，现在的人哪动这脑筋！

又：那天碰到一位多年的工友，说到老薛，他说老薛前年就走了。虚岁84。2013年我去他家的时候，他说他现在的精神还可以，就是腰困。我知道，他患有前列腺、糖尿病。一个小时解一次手，一夜上十几趟厕所。

谨以此文纪念这位我尊敬的老矿工。

(作者单位:金城公司退休职工)